



国防纪事

火车停在西藏那曲站时，正是艳阳高照的午后，天空湛蓝如洗，云朵白得耀眼。我走下火车，仿佛伸手能抓到云朵、够得着太阳。

哦，这是藏北高原的那曲，离天空最近的地方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我在这里当兵时，曾领略过这座藏北小城的苍茫、温暖和暴戾。这里也留下了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。

那年冬天，我入伍离家，从中原腹地坐火车、乘卡车，到达那曲兵站时已是深夜。

这个晚上，我和战友们住在一座低矮狭小的营房里，房屋中间有一个漆黑的铁炉，炉内燃烧着晒干的牛粪。尽管炉火正旺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仍温暖不了我们几乎冻僵的身体。我哆哆嗦嗦地站着，心脏有一种被拉扯的感觉。老兵班长叮嘱我先躺下休息，裹紧大衣、盖好军被。我蜷缩着身子，有气无力地熬着时间。

午夜时分，老兵班长拿着手电筒照照我的脸，用手摸摸我的额头：“嘴唇发黑、浑身无力是高原反应，只要不发烧，吸口氧气就能缓过来。”说着，他扛来氧气瓶，让我多吸氧。

那曲兵站的士兵大多是炊事兵，灶台就是战斗岗位。战友们经常变换角度，与一口口高压锅和垒得足有一人多高的蒸笼合影，并将照片邮寄给父母，信



世相一笔

那棵树高高地耸立在营门前的稻场边。从远处看，看不到我们营，却能望见那棵树。我们枫树营因那棵树而得名。最初，我们叫它垮树，后来称它为“英雄树”。

它是一棵普通的老枫树，需 3 个人才能合抱住，树皮呈褐灰色，皱皱巴巴的。树身有两个洞，就像一双深邃而睿智的眼睛，时刻注视着营里的风来雨去和人世沧桑。

枫树很古老，就是我奶奶也说不清先有垮还是先有树。枫树的故事很多，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故事最动人。

那年春天，枫树梢上呼啦啦飘着一面红色门帘，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，旁边用棍子支起一只鱼篓。看到此信号，藏在山林的共产党员、游击队长江传民迅速派人进营打探。原来，碉楼里的日



一瓣心香

整理边防连荣誉室旧物时，发现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。封皮磨得起了毛边，内页纸角已有褶皱。扉页上的钢笔字“守疆一日，尽责一生”，已经有些模糊，却透着刚劲。翻看笔记本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只有密密麻麻的日常记录和娟秀的手绘表格。它像一个藏着戈壁星光的账本，记录着老兵赵德山戍边 15 载的赤诚。

1998 年秋，赵德山初到戈壁边防连。这里全年 8 级以上大风要到 200 多天，最低气温零下 40 摄氏度，补给车半个月才能来一次。第一次巡逻，他跟着班长穿越无人区。饥饿难耐时，班长从



奋发有为



那曲记忆

■董传军

上写着：“在西藏当兵真好！”严酷的自然环境淬炼着我们火热的青春，乐观幽默的战友们总是不愿让父母牵挂。

那是一个阳光充沛的周末，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范学全、石大鹏外出购买日用品。途经当地人民医院时，听见院内有人在哭，两位战友急忙跑进去一探究竟。

原来，一位藏族产妇因难产急需输血，医院血库告急，高大的藏族小伙子急得束手无策。

“咱俩去验血，看能不能配上血型。”范学全拉着石大鹏急跑到门诊窗口。10 分钟后，检验结果显示，他们都是 O 型血，符合输血量型。

“先抽我的吧！”“我先来！”两人争抢着。

“你们刚从内地来，恐怕身体不适。”医生善意提醒。

范学全急切地说：“我们年轻，没问题！”他卷起袖子，请护士赶快抽血。

两位解放军战士献出的 800 毫升血液，缓缓输进藏族产妇拉姆体内……最终，母子平安。拉姆说，是金珠玛米托起她家的希望和幸福。

后来，那曲镇垭口寺庙的经幡上，随风飘舞着藏语文字“金珠玛米范学全、石大鹏”。他们的故事，如火花般闪耀，温暖着来来往往的人们。

入伍第三年，我调到拉萨市区。那年春节前，部队首长带我去慰问青藏线兵站的战友。车到那曲兵站，已是掌灯时分。我们从战士宿舍走进食堂匆匆吃完饭，就准备赶赴唐古拉兵站。

战友们说：“天刮着寒风，落着雪花，

住下吧。”首长说：“唐古拉山上的战友还等着开联欢晚会呢。”

汽车驶进浓浓夜幕中。行驶 50 多公里后，车突然熄火。驾驶员捣鼓半天，摊开手说：“车烧坏了。”

在冰天雪地、人迹罕至的荒野上，除了呼啸的寒风，再无别的声音。我们安静地蜷缩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车厢内，呆呆地望着远方的夜幕。车内温度越来越低，双腿双脚冻得快要麻木。

“下车活动活动吧，不然会冻伤。”首长忧虑地说。

我穿好大衣跳下车，没走几步，寒风灌进嘴里，顿时咳嗽不止。首长立即挽着我上车，打开氧气瓶让我吸氧。为了取暖，我们 3 人紧紧靠在一起，但仍抵不住冰冷的侵袭。

次日凌晨 3 点多，我突然发现遥远的雪地里亮起点点灯光，兴奋地说：“那里有人家！”我们相互搀扶着下车，向着有灯光的方向艰难行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找到一户藏族人家。好心的藏族阿妈让我们进帐篷休息，生起灶火，煮上酥油茶。

凌晨 4 点多，战友们乘坐急救车，循着积雪中的脚印找到了我们……

那曲是我牵挂的地方。最让我难忘的，是一位年轻的士兵。

他叫夏鹏，是兵站附近通信机务站的接线员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极度虚弱，脸庞肿胀黑红，表皮结了一层冰碴，右手缠着厚厚的绷带。他的面部和手指严重冻伤，兵站用救护车将他紧急送往格尔木抢救。

那天中午，接到国防通信线路被大



英雄树

■江旺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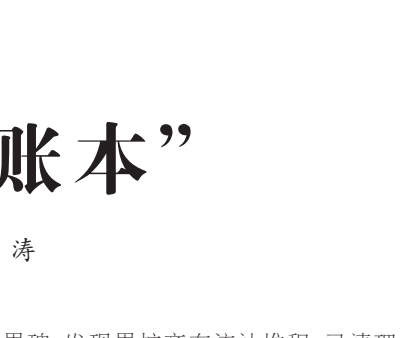
的胸膛。

不多久，枫树梢上飘起白色门帘。乡亲们知道，白旗子说明鬼子要来报复。大家纷纷躲进山林、山洞。这一天，一队鬼子在伪保长的带领下，气势汹汹地窜进垮里。垮里空无一人，恼羞成怒的鬼子队长忽然发现树上飘着一面白色门帘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下令砍树、烧房、烧树林。隐藏在树林里观察敌人的江传民，冲到鬼子队长面前，厉声道：“我就是你们要捉的江传民。你们尽管冲我来，不要砍树！”

鬼子队长用枪顶着江传民，逼他说出游击队员和乡亲们的藏身地。江传民怒视鬼子，一言不发。最终，江传民倒在鬼子的枪口之下，鲜血洒湿土地，渗进树根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，英雄树得以保护。树上树下，时时发生新故事。

油菜花开，柳树飘絮。枫树长出油光发亮的嫩叶，一只只鸟在树上开始创作“春天的故事”。小鹊试飞，山雀垒窝，



“星光账本”

■杨 涛

挎包里摸出半块硬邦邦的压缩饼干，掰了一半递给他：“在这儿，每一口粮食、每一滴水都得计划着用。”这句话，成了赵德山在笔记本上记录日常生活的初衷。

笔记本第一页，记录着物资收发：“1999 年 3 月 12 日，接收冬菜 12 筐，白菜 300 斤、萝卜 260 斤，分给埋入地窖，铺干草防潮；4 月 7 日，给炊事班领煤 500 公斤，省着用能撑到下次补给。”那时连队条件艰苦，冬季取暖、日常用粮全靠定期补给，赵德山主动揽下物资管理的活，把每一笔收支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摸索出“分层储粮法”，在地窖里用木板隔开不同蔬菜，减少损耗；给煤堆搭起简易棚子，避免风雪侵蚀。

巡逻路上的见闻，也被赵德山细心记下。“2001 年 1 月 18 日，巡逻至 3 号

界碑，发现界桩旁有流沙堆积，已清理；途经河谷，冰层下有泉水涌动，标记为应急水源。”“2003 年 6 月 22 日，戈壁滩突发沙暴，协助牧民转移 120 只羊，牧民赠风干肉一块，交炊事班共享。”赵德山的笔记本里，既有边防设施的维护记录，也有军民互助的温暖瞬间。有一次，沙暴困住了转场的牧民，赵德山和战友一起顶着狂风挖出通道，把被困的羊群赶到安全地带。牧民感激不已，送来风干肉，赵德山把肉交给了炊事班。

笔记本中最动人的，是关于星光的记录。“2005 年 8 月 15 日，新兵小李想家，陪他看星空，讲巡逻故事，约定共同守好这片天。”“2008 年 10 月 9 日，连队通电后组织集体观看《新闻联播》，全连欢呼，记着给家里寄封信报平安。”戈壁



时不我待



军旅点滴

风刮断的消息，夏鹏放下饭碗，就和战友匆匆赶到 20 公里外的线杆处。零下 40 摄氏度，夏鹏毫不犹豫地顺着线杆往上爬。可是风太大，身上的大衣给攀爬带来阻碍。于是，他脱掉大衣，套上脚架，扣上安全扣，再一次攀爬而上。

爬上线杆顶端，夏鹏认真排查，找到故障点，拼命地用尖嘴钳子对接线路。没穿大衣的夏鹏冻得浑身颤抖，风呼啸着拍打他的脸颊。站在线杆下的战友看到他带着白线手套的双手越来越不灵活，便喊道：“夏鹏，你下来，我上去。”

“我能坚持！”夏鹏仍然全神贯注地连接线路。

将近一个小时过去，国防通信线路接通了。夏鹏已经冻得说不出话……

后来，战友告诉我，夏鹏在格尔木的医院昏迷了 3 天 3 夜，终于脱离生命危险。遗憾的是，右手被冻掉的 4 根指头没有移植成功。

那年腊月，我到格尔木采访，再一次见到夏鹏。他已经可以下床走路，黝黑的脸庞已长出新肉，只是右手看着让人心疼。

多年后，我即将离开西藏到内地工作，专程去了一趟那曲，同夏鹏告别。一见面，他兴奋地伸出左手与我握手，还是那么乐观阳光……

火车即将开往下一站，发车前的铃声把我从往事中拉回。我急忙从站台上车，透过车窗，不舍地告别那曲车站。这里的战友、这里的时光和这里的故事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珍藏的记忆。



啄木鸟咚咚咚捕虫，杜鹃昼夜不息地啼叫“个个快活”。

夏日，枫树像一把巨伞撑在稻场边。江传民的儿子江忠家，带领几名青年抬来几根石条，纵横竖竖摆放在树下。人们奋战“双抢”，挑草头，打场晒粮，浑身上下汗水淋漓。休息时，人们坐在树下的石条上说说笑笑，凉风吹得心里美滋滋的。

金风习习，秋叶飘红。枫树旁边码起一堆堆稻谷垛，如同一座座小山丘，有与枫树比高低之势。很快，一台台拖拉机开始拖着一个个石碾碾打稻谷，欢快地唱起丰收之歌。一座座“山丘”渐渐变成一床床“金毡子”，铺在稻场上。垮里人笑眯眯地站在枫树下守场看粮。

垮里老人说，枫树是英雄树，是赈灾祈福之树；垮里中年人说，枫树像一位守护者，日夜守望哺育着垮里人；垮里年轻人说，他们是枫树看着长大的，一定要给它增光添彩。



的夜晚，星光格外明亮，赵德山常带着新兵坐在哨楼前，指着星空讲边防故事。笔记本里没有个人得失，只有对战友的牵挂、对职责的坚守。有一年新兵下连，战士小王因不适应戈壁气候频繁生病，赵德山在笔记本上写下“每日提醒小王喝姜汤、添衣物”，还把自己的厚毛衣送给小王，陪着小王慢慢适应边防生活。

2013 年，赵德山退役。交接时，他把这个“星光账本”郑重交给接任的战友。“这里的每一笔记录，都是边防的印记。”

如今，这个“星光账本”静静地躺在连队荣誉室里。其中的每一笔“收支”，都是对边防的热爱；每一个字迹，都写着军人的担当。纸上的点滴记录，闪烁着精神的光芒，照亮戍边人的心房。



永不懈怠



南沙「南泥湾」

■阳宗峰

在南沙，周末闲暇，我喜欢在“南泥湾”的亭子里静静地坐一会儿，闻闻浓郁的使君子花香，给身心放个假。与战友们聊聊守岛的酸甜苦辣，在绿意盎然的菜棚里漫步，收获的喜悦便会储满我的心间。

“南泥湾”，是驻南沙某部官兵手挑肩扛、一铲一锄建起来的。“守岛的日子不能只是冰冷的枪炮、咸腥的海风、孤寂的晨昏，还应有如火的希望。”年轻的教导员张洪飞，黝黑的脸上满是笑容。

初上南沙，张洪飞经受着单调、枯燥和孤寂的考验。一次官兵恳谈会，让张洪飞深受启发。他想到了“南泥湾”，决心鼓励官兵自力更生，让荒芜的银滩变葱翠的绿洲。

他们在营房一侧清理出一大块沙地，建凉亭、搭大棚、种果蔬、植花草。几年下来，“南泥湾”有模有样。

“南泥湾”进门处，是祖国的版图。这是官兵们用海沙、泥土和树块堆制而成。“你战斗的地方是南沙，你站立的地方是中国。”读着火红的标语，我热血沸腾。

“站在‘雄鸡’图前，就知道肩上的使命。”张洪飞说，官兵上岛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这幅地图前宣誓，让“守好祖宗海”的信念镌刻心头。

移步其中，便是官兵搭建的花亭，亭上爬满了使君子花，花香浓郁扑鼻。亭子四周，是椰树、香蕉、葡萄、番石榴、杨桃、香水柠檬等果树。长势最好的是椰树，树茎粗壮，高七八米，好几株已经挂花。一米多高的香水柠檬树，结了 10 多个鸡蛋般大小的青果，诱人的果香沁人心脾。

一株一米见高的番石榴树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听说才种了一年就挂了果，细细的枝头被压弯了腰。“这是我们‘南泥湾’最会结果的果树！”“老海岛”、司务长陈四飞平时不善言谈，但提到自己种的果树，口若悬河。怎么艰难地把果树送上岛、怎么费力地养土、怎么买肥施肥、怎么给苗定根，他一一向我介绍。说话间，他伸手就要将其中最大的那个番石榴果摘下，让我品尝。“别摘，这果金贵，必须由你和战士们先尝！”我一把拉住他。

一块黑色的大遮阳棚里，是陈四飞和战友们共同开垦出的“海岛菜园”。菜园周边是一排排地瓜，瓜藤蔓延，把沙石地铺得密不透风。几个比木瓜还要大的地瓜摆在地上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白光。我拿脚量了量，它们比我的脚还长一截。“这是盐碱地，怎会培育出这么大的地瓜？”对于我的问题，张洪飞笑而不语。我猜道：“肥下得足，水浇得勤。”“还有呢？”张洪飞考问我。“那还用说，当然是你们‘爱的滋养’。”张洪飞给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园中，是一条条干净整齐的菜垄，黄瓜、空心菜、豆角长势正旺。让官兵最为欢喜的，当属黄瓜。“别看就这几

垄黄瓜，一天能摘 10 多根，大部分都当晚饭后的水果了。司务长也变着法子给大家做各种黄瓜菜品，味道鲜极了。”张洪飞说，菜园收获在望，大家训练之余常来松土、浇水、施肥，能收获一批又一批时令蔬菜。

我摘了一根黄瓜，用手抹掉瓜上的小刺就直接吃，一股清香充盈口腔。能在贫瘠的沙地上种出如此新鲜的时令果蔬，并非易事。我内心对战友们充满敬佩。

“最甜的当属西瓜，沙质土地、高温气候，有利于西瓜的糖分堆积。”张洪飞说，去年，他们试种了好几株，一开始不是被太阳晒死，就是被大蜗牛给吃了。但大家不气馁，经反复试种，积累了经验。训练之余，又冰又甜的大西瓜一摆上桌，就被大家一顿哄抢。有的战士将吃西瓜的视频发给千里之外的父母：“放心了吧？”“放心，放心！”咧着嘴笑的父母一个劲地点头。

十几株西瓜苗长势正盛，几根粗壮的瓜蔓上，黄花似锦，底端有数个拳头般大小的西瓜。我心生憧憬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这里的西瓜将铺满沙地。

“这次收获的西瓜，将作为年终军事比武的奖品，优胜者得。大家说好不好？”张洪飞向战士们发出了军事比武的动员令。

“好！”震耳欲聋的回答，传得远远好远。



江山如此多娇（中国画）

周典荣作